

天路记忆·建设者手记

开栏的话

今年是青藏铁路通车20周年,20年前,这条钢铁巨龙冲破生命禁区,直抵世界屋脊,不仅是一项铭刻史册的工程奇迹,更承载着中国铁

色的精神烙印。

山河无言,钢轨作证;精神如炬,薪火相传。为纪念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,本报特开设“天路记忆·建设者手记”专栏,邀请当年建设

吾乡吾土

起床开门,清新空气迎面而来,极目远眺,秦巴山层峦叠嶂,妩媚多姿,各种树木的清新一,还有那些不知名的小花,把甜丝丝的味儿送过来。满山谷都是鸟儿的欢叫,脆生生的,撞在崖壁上又弹回来。我忍不住朝山谷里喊了一声“噢……”,声音带着点轻快的回响。

瑶溪沟出山小公路,是近年修建的一条通村公路,一边是山一边临溪,路上漫步,人行景随,心情愉悦。“故乡的山,故乡的水,故乡有我童年的足印,几度山花开,几度潮水平,以往的幻境依然在梦中……”在溪水淙淙歌唱声中,就忍不住哼唱起中意的“故乡情”。

退休两年多时间了,我和老伴就生活在瑶溪沟老家。儿子在西安,女儿在县城,他们都有自己的生活,他们曾希望全家人能住在一起,而我却十分固执坚持生活在故乡的山水间,我理解儿女们的孝心,他们却不懂得我痴情大山里的生活。是的,“少小离家老大回,乡音无改鬓毛衰。”而生我养我的故乡,又怎能不是我魂牵梦萦的地方呀。

1978年,我应征入伍,走出瑶溪沟,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部队,1984年我随部队转业。从天山深处到东海之滨,从白山黑水到彩云之南,从热血青年到花甲之年,45年的筑路生涯,我的足迹印入祖国的东西南北,在一条条公路、铁路的修建中,我们燃烧了自己的青春梦想,见证了祖国交通事业的飞速发展,更多时候,也让我领略了祖国的壮美山河。他乡筑路,情牵故土,都是性情人,哪个不想家!闲暇之时,我们倾听“谁说俺家乡好”的歌曲,谈论着家乡的风土人情。如今退休回到家乡,每天生活在故乡的山水间,偶尔回顾给工友炫耀家乡的“绝世美景”,看看眼前的一草一木,忍不住会呵呵一笑,其实我的家乡并非“十里荷塘十里果香”,而生我养我的瑶溪沟,总是给我别样的景致,别样的韵味。

我住的还是那三间砖木结构的老屋,虽说有些陈旧,可住着格外舒心。屋后是一片顺山而生的花梨树林,枝叶长得密密麻麻,风一吹,就泛起层层绿浪,沙沙作响。房屋右侧是一片五月斑竹,就算没风,竹梢也会轻轻摇曳,像一群不知疲倦的舞者,在那儿悄悄曼舞。门前的秦石岭上,长着高大的香椿树、柏树和槐树,还有没人打理的山桃、野枣和杏子树,就那么无拘无束地生长着,到了季节就开花结果。每当微风吹过,山坡上的绿波就跟着颤动,空气里满是草木的清香,沁人心脾。这时候就会想起那句话:“他乡纵有千般好,不及故乡一缕风。”真是一点都不假。

前段时间,一位工友从西安辗转来到瑶溪沟,特意要见识一番我给他摆弄的美景。他站在场边,顺着我的手势,东看燕子山,西望云台山,北眺秦石岭,又回头仰望挂面排,他连连赞叹不同凡响,他说最吸引人就是这山的气势、山的巍峨。当他看了我的住房陈设后笑称:“赶不上时代发展的要求。”我也是哈哈一乐,借用文人妙语予以回应:“室雅何须大,花香不在多。”君不见山间万木竞风流,青竹敲窗韵入书,何等妙哉?

又一轮雨后朝阳,满山万木葱茏,云蒸霞蔚,还有各种鸟的欢唱,在这个明媚的清晨,山野呈现一幅绝美图画,走在故乡的山路上,我禁不住轻轻哼唱,“背上了那个行装,扛起了那个枪……”故乡的山路,不仅载着我童年的记忆,更承载着我暮年的安稳。它见证了我的离别,也等候着我的归来。那些曾经的奔波与辛劳,在踏上这片土地的那一刻,都化作了岁月的馈赠。

原来所谓归宿,从不是漂泊后的将就,而是无论走多远,都能找回的心灵港湾。风又吹过,带着草木的清香和溪水的凉意,我停下脚步,深深吸了一口气,心里满是感恩。这辈子,能生于这片山水,又能归于这片山水,便是最大的幸福。

作者单位:中铁十五局

风起五道梁

□刘建口述 董慧慧整理

五道梁的风,总是比别处更烈些。哪怕过去很多年,我还会不时梦到那片寒冷、粗粝的高原,想起我们修过的路、熬过的夜,也想起那段关于坚守与担当的时光。

那是2001年,我26岁,浑身上下总有使不完的劲儿。公司参建青藏铁路的消息传开后,我立马报了名,家里人一开始不赞同,觉得太苦、太偏,但我反复跟他们说,这是件有意义的事,最终还是说服了他们,跟着队伍上了青藏高原。

到了青海,才知道什么叫难。我们所在的五道梁海拔四千多米,让人胸闷气短、头痛欲裂,稍一快走,心就感觉要跳出来。风刮得跟刀子似的,有一天晚上,狂风大作,掀翻了我们两顶帐篷,大伙儿挤在一起谈天说地,凑合一夜,周围很黑,但人多也就不怕了。

在这里,“艰苦”变得很具体。海拔高,水烧不到100摄氏度,米饭永远是夹生的,有些同事经常拉肚子,后来用上高压锅,才能吃上一口熟食。水资源更是珍贵,生活用水要驱车到很远的地方拉,大家格外节俭,舍不得浪费一滴。测量队的同事长时间露天作业,强烈的紫外线在脸上烙下深深的高原红,多年后依旧清晰可见。那

时的通信很不方便,同事们与家人的联系主要靠书信,因为业务关系,我经常往返工地与项目部,便充当起邮差,每次看着同事们美滋滋地读信,我也忍不住高兴。

五道梁紧邻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,保护环境是我们当时的重中之重。我们所施工的五道梁大桥,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藏羚羊的迁徙通道。每年六七月份,藏羚羊要通过这里前往卓乃湖产仔地。这种被称为“高原精灵”的动物既警觉又敏感,半点惊扰都可能让它们止步不前。为了让藏羚羊安全通过,我们专门安排值守人员,在远离工地的地方设置观察点,只要发现羊群靠近,立刻通知全线停工,让施工现场恢复平静,等藏羚羊群顺利通过,再重新开工。

有一年,一头母藏羚羊在工地附近产下幼崽,为了跟上大部队,母羊不得不离开,留下瑟瑟发抖的小羊羔。寒风里,小羊缩成一团,气息微弱。同事发现后,立刻脱下外套把小羊裹紧,抱回驻地。临时卫生所的医生仔细检查,悉心喂养,同时第一时间联系当地保护站。几天后,小羊恢复活力,被安全送到保护站,我们悬着的心才终于放下。后来的几年,我们又陆续救助

了很多只藏羚羊幼崽,把温柔留在了那片高原,也把爱护生态、敬畏自然的理念,深植到了企业发展之中。

自那以后,我和同事们每到一处参建之地,都牢记环保之责,努力与当地生态环境和谐相处。在北京小海坨山参建冬奥会管廊时,我们反复琢磨,优化了施工方案,特意采用暗挖法施工,减少破坏地表土层,保护了上万株核桃楸这一国家保护野生植物。江西金溪湖湿地是白天鹅的越冬圣地,参建杭昌高铁时,我们专门安排环境保护员,小心翼翼维护湿地净土,让白天鹅平安过冬。到了四川九寨沟,我们有幸和大熊猫做邻居,坚持低噪音施工,全力营造零干扰的栖息环境。这些故事不仅是当年高原岁月的延续,更是对祖国大地最执着的守护。

如今,距离那段在高原上摸爬滚打的岁月,已经过去20多年了。每当有人提起那些日子,我总是忍不住西望,耳边仿佛又响起五道梁呼啸的长风,那风里,有藏羚羊的轻鸣,有钢轨碰撞的清脆,还有火车鸣笛的悠扬。

作者单位:中铁十四局二公司



作者单位:中铁二十二局电气化公司

贾丽瑶作

书香

四季之声

□李祯

普通人眼中的四季,是在节气变换和昼夜更迭中悄然流逝的。而工地建设者的四季,是在汗水与混凝土交织的声音中度过的。比起日历上轻描淡写的春夏秋冬,更像是用耳朵去聆听、用双手去回应的漫长回响。

春天,山林里“叽叽喳喳”,是翠鸟寻友的声音,传递着生机与活力。这清脆的鸟鸣,仿佛是一声召唤——工地上的建设者们如小河汇入江海般,提着自家熏制的腊肉、腌制的酸菜回到项目。食堂里渐渐热闹起来,锅碗瓢盆的碰撞声压过了窗外的鸟叫,爽朗的笑声宣告着新一年的开始。土地随着第一声打桩机的轰鸣逐渐解冻,那沉闷的撞击声,像是大地沉闷了一个冬季后发出的回应。塔吊上渐渐变长的白昼,见证着这场人与春天的对话正式拉开帷幕。

夏天,池塘里“呱呱”作响,池边树上的蝉鸣预示着空气的闷热。铺就的钢轨被晒得发烫,建设者的汗水伴着那“叮叮当当”的敲击声,仿佛是他们与钢铁对话,构成了为城市建设添砖加瓦的激昂节奏。偶尔天色骤变,暴雨“哗啦”骤下,建设者们身披雨衣,在雨中忙碌地穿梭,雨水打在安全帽上,发出“嗒嗒嗒”的声响,与机器的咆哮交织在一起,风声、雨声、机械声,混成一曲,谱写着独特的劳动乐章。

秋天,“沙沙沙”,是秋风扫落叶的声音,一片一片,用轻柔的摩擦诉说着岁月的沉淀。在这个一年中最舒爽的季节,施工周期也进入了“大干快上”的黄金期。风声变得干脆利落,建设者们的脚步也跟着轻快起来。钢筋碰撞的“铿锵”声、混凝土振捣的“呜呜”声,都被这秋风梳理得格外清晰。夜晚,月光洒在工地上,给忙碌的身影披上一层银纱。风卷起沙尘,发出细碎的呼啸,像是在为这辛勤的劳动加油鼓劲。

冬天,雪花“簌簌”飘落,给工地披上了一层银白的盛装,室外施工虽已停歇,隧道深处灯光如昼、激战正酣。建设者操控三臂凿岩台车伸出长长的机械臂,钻头撞击岩壁,发出“突突”的巨响,震得脚下的碎石微微颤抖。不知过了多少个日夜,终于,在某个寻常的凌晨,一声闷响从掌子面深处传来,紧接着是短暂的寂静,随即爆发出一阵震彻隧道的欢呼。“通了!通了!”那欢呼声顺着尚未衬砌的洞壁传递,在隧道中不断回响。

这些四季的声音,伴随着工地上的建设者们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春秋,见证了一项又一项工程的交付。但如果你问他们,最难忘的是什么声音,他们或许不会说是凿岩台车的轰鸣,也不会说是贯通时的欢呼。他们会指向远处——那里,随着汽笛长鸣的一声“呜”,复兴号高铁动车组正缓缓驶出新建的站台,驶向下一个终点,列车上满是旅客的欢声笑语。那笑声,从车窗飘出来,从站台飘过来,从沿线的城镇升起来,它们汇在一起,顺着刚刚开通的线路,飘向远方。

作者单位:中铁二十五局实业公司

筑路情怀

生命在平凡中闪光

□郭文宇

最后一趟列车呼啸着驶入夜色深处,我们走出黑暗。这是铁路的“天窗点”。

对许多人来说,“天窗点”三个字陌生得像一句暗号。可对铁路施工人员进行而言,这才是我们存在的真正开端。接触网、电力、通信、信号——这些听起来神秘的名词,背后全是绣花般的精细活儿。在钢轨之上,我们用成千上万的缆芯、接触网线及数以万计的螺栓,织出一张密不可分的“天网”,让它化作列车运行的眼、耳、神经与肌肉。

夜风常常很硬,刮在脸上像钝刀子割肉。站在约六米高的梯车上,头顶是沉沉的夜空,脚下是冰冷的钢轨。网工手握力矩扳手,熟练地紧固着接触网的每一颗螺栓。这个重复过不下万次的动作,让他们闭着眼都能感知螺栓咬合的力度——太松,列车受电弓划过时会拉弧打火;太紧,金属疲劳如同埋下的定时炸弹。每一颗螺栓拧紧时,他们心里都默念一串数字,那是力矩的标准值,更是兄弟们的安全线,是万千旅客的平安路。

梯车稳稳地控速前行,每走几步便要停下。身后传来通信小王清晰的声音:“光缆熔接注意光纤芯工艺质量控制,衰减必须控制在0.02dB以下。”他的声音不大,却穿透风声,传入每个人的耳朵。光纤细如发丝,承载着列控数据、调度指令、旅客信息,容不得半微米的偏差。我不知道这根神经里活跃的信号,明天会指引哪趟列车安全停靠,会接通哪个车

站的广播,会精准传递哪组道岔的转换命令。我只知道,我们此刻的专注,决定了别人明天的平安。

天边泛起鱼肚白时,最要命的活儿来了——接触网锚段关节调整。十几个人同时发力,拉动拇指粗的钢绞线,每个人的脸都涨得通红,脖子上的青筋暴起,像一条条游动的蚯蚓。“二、走!二、走!”号子声在旷野中回荡,惹得远处村庄的狗也跟着吠起来。当补偿装置精确就位的那一刻,所有人都瘫坐在地上,大口喘着粗气,汗珠顺着安全帽带滴落,砸在碎石道砟上,瞬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天窗作业顺利完成,大家匆忙而有序地撤出“阵地”,一丝不苟地进行工后清点,确保不遗留“一针一线”在现场。确认万无一失后,防护员小裴才从怀里掏出已经凉透的包子,就着保温杯里半温的水咽下去。那是封锁点前匆忙买的,焐了几个小时后,早已没了热气,可他却吃得狼吞虎咽。天边露出第一线曙光,橘红色的,把一群人的影子拉得长长的,洒在那辆每天载着大家的面包车上,冷硬的金属竟泛出温柔的光泽。

我常常想起启蒙师父亲老梁。他在这行干了四十多年,从历次大提速干到高铁纵横,从青丝干到白发。退休那天,他走到铁路护网边,看着一趟动车组飞驰而过,突然红了眼眶。他说:“我修了一辈子铁路,却还没上过一次颁奖台。”我们都笑了,笑着笑着便沉默了。因为我们都知道,我们干的

铁建故事

车出兰州,一路向西过了乌鞘岭,天地陡然开阔起来,祁连山绵延在左,雪顶在阳光下闪着银光,右边是无边的戈壁,一直铺向天际。我第一次真正理解“大漠孤烟直,长河落日圆”的意境——那不是诗人的夸张,而是河西走廊的日常。

长途跋涉后,我终于在傍晚时抵达酒泉这座戈壁深处的城市,它比我想象中要繁华得多,透过车窗我清晰地看到街道宽敞整洁,绿树成荫的景象。真想放下行李飞奔而去。听说这座城市有一口古泉,而这座城市得名就是因为那口古泉,曾在别人的视频里看到过,那里是一处公园,走进公园,穿过仿汉阙式门楼,一座花岗岩雕成的酒樽立在道旁,上面镌刻着李白白的诗句:“天若不爱酒,酒星不在天。地若不爱酒,地应无酒泉。”诗仙的豪迈与这片土地的苍凉,竟如此契合。公园深处,一座古亭立于石台之上,亭内石碑正面题着“西汉酒泉胜迹”六个大字,碑后便是那口古泉,泉池不大,水色清冽,映着天光云影。两千一百多年前骠骑将军霍去病就是在这里,将汉武帝赐予的御酒

倒入泉中,与三军将士共饮。

我看着现代高科技修饰过的视频里的这口古泉,想象着当时那个场景:霍去病率万骑出陇西,过焉支山,转战六日,横扫匈奴五部落,收复河西走廊。捷报传到长安,武帝大喜,赐酒十坛。将军说,功在将士,酒当共饮。但酒少人多,他便将酒倒入泉中,让全军将士以泉代酒,共饮庆功。

故事已流传千年,真假已不可考。但酒泉这个名字却因此有了温度,它不是枯燥的地名,而是一段少年英雄史诗的注脚。古人说“酒泉”因城下有泉其水若酒而得名。但我更愿意相信霍去病的故事,因为它让这汪泉水有了人的情感,将士的豪情。历史总是如此相像,一百多年前湘军名将抬棺西征,收复新疆,沿途遍植杨柳,如今

王志勇

柳已长成参天大树,成为这片土地上最动人的风景。左宗棠曾在月洞门上题写的楹联还在:“甘如醴,澹如水。有则学佛,无则学仙。”这泉中的水,时而甘甜如美酒,时而平淡如清水,恰如人生,亦如过往历史。岁月流转,风骨相传。从霍去病饮泉犒军、戍边将士守土安邦,到先贤西征植柳、护佑山河,无数英雄豪杰在河西走廊留下热血印记,将忠勇与担当写进戈壁苍茫。而今,我们中国铁建建设者循着英雄足迹而来,把铁道兵精神扎根于此。尽管这里风沙凛冽,条件艰苦,可我们初心如磐,以匠心筑路,以汗水铺途,让大道纵横戈壁,只为让更多国人循着这条坦途,踏足这片热土,共赏祁连风雪,同感千年历史。

离开公园沿着鼓楼走去,酒泉鼓楼灯火

辉煌,台基上方三层木楼高大挺拔,四面分别题着“北通沙漠”“南望祁连”“东迎华岳”“西达伊吾”,一座楼道尽了一座城的地理与历史。仿佛隔着屏幕穿越到了千年以前,驼铃声声,马蹄阵阵,回响不绝。

18时37分,我终于到达项目驻地瓜州,瓜州是酒泉下辖的一个县,因盛产蜜瓜而得名。车窗外,祁连山的雪线时隐时现,戈壁滩上的骆驼刺在风中摇曳。之前去瓜州城遗址,走近城墙,夯土筑的墙体上布满大大小小的孔洞。那是岁月和风沙的杰作。城内的建筑早已不存,只剩下那几十米长的灰土城墙。站在城墙旁,四野寂静,只有风声,那一刻有种强烈的孤独感,仿佛自己穿越到了千年前,置身于一个被时间遗忘的世界。

夕阳把城墙染成金黄色,我忽然想起王之涣的《凉州词》:“羌笛何须怨杨柳,春风不度玉门关。”千年前的戍边将士,是否曾在这样的黄昏望着关内方向思念着远方的家乡。

作者单位:中铁二十一局三公司

真科為立 抓学民党 实学造為 干策福公

书法 汪原宇作

作者单位:中铁二十局五公司